

陳願遠著

墨子政治哲學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陳顧遠著

墨子政治哲學

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

民國十八年四月十三日版

本書（實售大洋二角五分）
（外埠寄費二分五釐）



版權所有

著者 陳 顧 遠

發行者 趙 南 公

印刷者 泰東圖書局

上海大連灣路五十號

上海四馬路一二四—五號

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

經售處

各省各大書局

叙孟子底政治哲學

陳啓修

墨子底政治哲學底叙還沒有做完的時候，陳君又把他底孟子底政治哲學給我看，叫我替他做叙。陳君兩種書都是一部大書底一部分，自然我底叙文，也可以說是一篇大叙文底一部分，所以我關於一般想說的話，在墨子底政治哲學底叙文裏面，已經說過的，在這裏當然不再說了。

陳君底孟子底政治哲學比他底墨子底政治哲學成績更好，我讀了一遍，格外得了一種很滿意的快感。我從前爲參考中國政治學說起見，涉獵中國書籍的時候，很不解孟子因爲甚麼，要那樣極端地攻擊墨子。那時我想：孟子底重民主義和王道主義底敵人，明明是當時的暴君和霸道，孟子應該下全力去攻擊他們才是，然而事實上孟子對於他們鬚髯還可以勉強地

協和或說服，而對於有共同敵人，應該携手的墨翟之徒，反轉表示斷難融洽的態度，——這真費解。到現在讀了墨子底政治哲學和孟子底政治哲學，才曉得墨子和孟子間的衝突，是關於哲學底根本見解的衝突，不是一時的功利的衝突，所以斷難調和。關於這種學術的快感，我很感謝陳君。

孟子底政治哲學，雖然與孔子底政治哲學，小有不同，然而大體總可以說孟子是屬於孔子一派的。不但淵源上大有關係，而且二者對於漢以後的中國的影響，也向同一方面，發生了不少的勢力，所以我很希望陳君趕快把孔子底政治哲學著出來，使我們明白了解二者間的關係，和二者對於其後時代所發生的事實。這幾年來我們聽尊孔的愚論，也夠受了，聽攻孔的感情論，也厭煩了；真正能夠一面尊重孔子學說反映在中國歷代政治上的實力，一面又從學術上解釋孔子學說底真意，批評孔子學說在現代中國的

價值的人我還沒見過。

所以不能不期望他就是陳君哩！

十·九·十七·

北京大學

叙墨子底政治哲學

陳啓修

一

在七八年前，我當大學生剛着手研究政治學的時候，我曾經起了一種奢望，想費幾年功夫，做一部中國政治史及政治學史。那種奢望發生底動機，固然在造一個我底大學生時代底紀念物，然而最重要的，却是因爲當時研究歐洲政治學及政治學史，感受不少的疑慮，不了解和平淡無味，想要拿自己底課外研究，來補救教室理的不滿足。

那時候我們底先生們，確是有學問有見識，我在平時很敬服他們，但是一到教室聽他們的講義，我實在不能感受預期的滿足。他們一面說關於人類社會的學理，不是絕對的，是相對的；他底價值，不是可以概括地認定的，

是要參照一定時代底社會情形來決定的。他們一面却又把歐洲古代和近代政治思想當作珍品，好像有絕對的價值似的，重重複複地反覆申說，而對於現代社會狀況，毫不提到。他們又說要想適用一個學理於一定的社會，先要考察那個社會底歷史的和思想的背景，研究那社會底容納性底有無大小，然後那個學理底適用不適用，才可以知道；但是實際上他們對於特定社會底歷史的和思想的背景，也是從沒有提過的。所以我從『我是中國人』是研究政治學的中國人——這一點着想，打算儘自己底力量，靠自己底研究，做一部中國政治史和政治學史，以補上述的不滿足。

二

從現在看起來，我那時的那種希望，確是一種過分的奢望。一則因為我對於中國舊學的智識，過於短淺，而且沒有時間的裕餘使我為深遠的研

究，二則因爲我對於社會科學的基礎智識，也還沒有確實的把握，所以我那種計畫，雖然着手實行了幾個月，到底只好知難而退，半途，就把他放棄了。計畫雖放棄了，然而上述的那種不滿足，依然還是存在，而且還加重了程度；這幾年間只覺得『心有餘而力不足』，十分地慊然。

今年學友陳顧遠君把他由去年做起，陸續在本校日刊發表過的墨子底政治哲學全部整理起來，加以修訂，拿來給我看，並且要我爲他做一篇敘。陳君說：他底計畫，是要把中國歷代的政治哲學，逐樣地研究之後，再合起來，成一部中國的政治哲學，但是這種計畫底全部實現，那費很長的時期，若是等到全部做好之後才出版，恐怕對不起一般有志於研究政治哲學的人，所以把已經研究過的部分，先印成單行本，公於世人——這個墨子底政治哲學，便是第一部分。

我聽得陳君這種計畫，我很歡喜，因為他底全計畫就是我從前的計畫底一半，我不能實行我底計畫，非常地不自滿足，那末，看見他底計畫底實現，我當然是要歡喜的。陳君底中國舊書底根抵，比我那時厚，基礎科學底程度，也比我那時深，這是我平素知道的，所以我聽說他有這種計畫，我就料定他必不會失敗，因此我底歡喜，更不得不加重一層了。

我把陳君底墨子底政治哲學通讀了一遍之後，我果然發見我預期的好結果。全書中有些地方，雖合我底主觀的見解，不能相同，然而從大體說來，我覺得我從前想要達到的目的實在也不過如是。陳君這篇著作在中國政治哲學底範圍內，確可算得一種空前的傑作。

我讀了陳君大著，覺得有兩種印象。第一他把墨子底政治哲學和墨子底其他哲學，詳細分開的那種眼光手腕，確是非凡的。我知道關於墨子底

哲學全體。我友胡適之曾有一篇空前的雄文，然而陳君底著作，不但不與胡著相重複，而且還能夠和他互相成就，這確是不容易的。第二，陳君用科學的方法，分析敘述之後，把難解的墨子裏面散漫無章的政治思想，弄成有統系的文章，使一般讀者，可以用愉快的感情，去領略他，這也是陳君底一件大功。這幾年來，主張舊書新讀的人很多，然而係陳君這樣地，收獲良好的結果的人，我以為確是很少。

三

論道理，敘文應當把書底內容，介紹介紹，但是我却有不能夠介紹內容的理由。因為我前面剛說過，我對於中國舊書，雖有志向，然而實在沒有深的研究，若是拿研究不深的見識，去介紹研究較深的著作，想求不錯，我覺得那是不可能的事。而且平常在政治理想上，我和陳君，同是主張社會庶民

主義的人，就說拿現代的眼光來觀察批評，也恐怕要和陳君底本文重複，所以這也是不可能的事。

四

然而我對於讀本書的人，却有一種希望——恐怕也是陳君底希望——不能不順便說。我所希望的，簡單說來，就是希望讀本書的態度，不要弄錯。

墨子在政治思想史所占的地位，拿現代的話說，是應歸入社會主義者的範疇裏面，這是大家知道的。但是也因為墨子有這種色彩，所以讀墨子的人時常發生兩種錯了的態度。

第一，是誇大狂的國粹家的態度。有種人本不知道外國社會主義是什麼東西，偶然地一知半解，看見墨子底學說，帶有社會主義底色彩，便說社

會主義中國已經有過的，並不希奇；由此類推下去，贊成社會主義的，便把他作爲主張底材料，不贊成的，就把他作爲反對底材料。論道理，社會主義底價值和他適不適於中國，那能夠拿他在中國曾經有過沒有，來作判斷底標準呢？

第二，是近視眼的功利家的態度。另有一種人把讀書看成翻驗方新編，想要在書本子裏，立刻找出對證的方藥，全不管病證底來歷，和方藥底配合理由。這種人看見墨子立刻想把他底主義用到現在的中國來，却忘記了墨子底學說，是怎麼發生的，墨子底時代，和現代隔了多少遠。

這兩種態度，不單是對於墨子底政治哲學，可以發生，對於其他的中國政治哲學，也是一樣。再進一步說，恐怕對於各種政治以外的學說，也是一樣地，時常發生的。我以爲這兩種態度，都是錯了的。大凡從前的人底政

治和社會的學說，除開他造成歷史的和思想的背景以外，與現在的政治和社會，是無關係的。然而現代底歷史的和思想的背景，不是個個學說單獨地造成，是各種學說連續綜合起來，造成的，所以我們若想研究古人學說，須要連續綜合地研究，我們若想應用古人學說，也須要經了連續綜合的研究之後，才能夠達我們底目的。我希望讀者把這本墨子底政治哲學，看成可以造出現代中國的背景全體底一部分論，因為這才是正當應取的態度。同時我根據上述理由又希望著者趕快把這種背景全體畫出來。

十·九·十· 於北京大學

墨子政治哲學

三原陳顧遠著

弁言

我國在周秦時代，百家諸子倡出各種的學說，什麼樂利主義（孟子），什麼互助主義（許行），什麼戡天主義（荀子），什麼法治主義（慎子），都露出頭角，學術總算很發達了。但是各家沒有成系統底記載，掩閉了因變底關係；再加上彼此互相排斥，後人假名作偽，弄得百家底書籍，有遺失的，有不真的，他們的學說便不容易研究，就慢慢失傳了。後來的人都是皓首窮經，求得半解，那有工夫在他們的學說上研究；所以到了清朝，這訓詁校勘底學問，仍然佔一個很要的地位，直到近來，纔有研究中國哲學的。做哲學史書的，有謝無量先生和胡適之教授兩個人；胡先生底書，詳細精確，看過的人，想

他當然要說是有數的著作了。不過這兩部書，是把所有的哲學包括在內，至於一門一類底哲學史，却是很少。所以我很盼望有些人出來，再做幾部類別底哲學史，譬如教育哲學，人生哲學，政治哲學等等，不是更好了！我現在是研究政治學的，倒想對政治哲學方面嘗試一下；只是自信不敏，不敢冒冒地去做。姑且把各家學說因變底關係，記在心裏，先從一家一家研究起，好作爲他日做東西底預備，這就是我今天寫出「墨子底政治哲學」這篇文章底意思。

總論

第一 研究墨子底政治哲學底引子

研究一個人底哲學，不管是那一種，總得先知道這個人，生在什麼地方？活在什那時代？有什麼著作？這著作是他作的？不是因為這些事情和他的學說發生上，衰弱上，很有關係的。所以要研究墨子底政治哲學，也得從這裏下手，分析說來，就是：

(一) 墨子籍貫底考定。墨子生在什麼地方，從來沒有的確底記載。後世的人用旁證底方法，考據底手段，有的說他是宋人，有的說他是魯人，還有說他是楚人；但是我信他是魯人。這裏頭有三個緣故，那三個緣故：

(甲) 墨子絕不是楚人。按說墨子是楚人的，有畢沅武億兩人。畢沅「墨子叙」上說：